

@ 01 嫁娶四 花轎迎親

他們轉過一圈，回到子彬院南側，走到東宮門口，聽思翰說是專給女學生住的，老太爺詫異道：「女學生和你們一起上學？為啥不分開上？我們合江縣城，小學和中學，都是男女分開讀書的。」思翰笑道：「就是為了要男女平等嘛。」老太爺不以為然搖搖頭：「女學生上大學，也得是你這個年紀了，不嫁人相夫教子、延續香火，天天和男學生一起上下，成何體統？況且這許多女學生在旁邊，男學生還咋讀得進書哦！」思翰忍住笑回道：「當初我們老校長李登輝先生，還是美國耶魯大學畢業的呢，也不答應男女同校，和伯伯的耽心一樣，可是試著開了女禁之後，發現我們復旦的女學生很得行，真正是專注讀書，來求上進的，而且她們還要『卓爾不群，不讓鬚眉』，學文學理還學經濟呢。至於男學生嘛，見了女同學，好像人力車夫見了交通警察，個個謹言慎行，規矩得很，學業反倒更加用功，總不能考不過女同學吧？我們復旦在十里洋場的上海，也算得男女同校風氣之先呢。」老太爺一聽，女學生居然有如此妙用，也忍俊不禁。

經過東宮往南，就到了學校大門東側，這裏有一座佔地十餘畝的大花園，先後是王姓、謝姓富商的私家花園，兩年前（1935年），復旦籌款買下後，取「舊日王謝堂前燕，飛入尋常百姓家」之意，起名「燕

園」。園中草坪如茵，樹木繁盛，假山池塘、小橋流水，頗具中國園林韻味，老太爺徜徉其間，面露微笑，自適自得。

他們出燕園，回到剛進大門的大草坪一帶，這些草坪和樓房，四周都環繞著高大的法國梧桐，綠葉婆娑，掩映著環草坪的柏油馬路。他們在梧桐樹林蔭道繞草坪漫步，夏天明亮的陽光透過闊大的梧桐樹葉，在馬路上灑下斑駁的蔭涼，老太爺看著思翰負笈四年的美麗校園，不住點頭。走到思翰經常上課的階梯教室坐下休息時，老太爺環顧高敞的教室，木地板上木桌椅一排排整齊地遞次增高，除了前面講臺、黑板，其餘三面都是高高的落地長窗，窗外是大樹草坪，整個教室光線明亮，滿意道：「洋人的窗戶好！」

想到這裏，思翰忍不住在顛簸的滑竿上笑起來，老太爺總算承認洋人也有好東西。

透過滑竿頂上竹篾編的遮陽篷，思翰看見太陽已經高了，從昨天早上天一亮出來，中間在自己家一個莊客（佃戶）家裏歇了一夜，今天天一亮又起來，現在終於快到了。

迎親隊伍轉出平丘彎道，穿過一片水網，隔著一片片紅雲似的荔枝林，可以遙遙俯瞰合江縣城，在七月的豔陽下，被兩條光帶似的江河環抱，東北邊是浩浩長江，南邊是赤紅的赤水河。



合江縣城位於赤水河與長江交匯處，江河夾峙。

蓮碧望著鏡子裏紅衣紅裙的自己，有點不敢認，剛絞過的臉白嫩柔滑，眉毛也絞得細細彎彎的，平添了一層嫵媚，使她原本看起來有點孤傲的神情緩和不少，她那種孤傲神情好像是與生俱來的。她有一張美麗的臉，但又讓人說不出哪一樣特別美，她的額頭渾圓，兩條眉毛如果不絞彎，是直直斜向鬢角的，那一雙眼睛是典型的丹鳳眼，長長的，卻並不細，而是呈斜四邊形，單眼皮，瞳仁很大，睛光內斂，眼尾上挑入鬢；最特別的，是她的鼻子，這是任家的鼻子，任家個個臉上都長著這樣的鼻子，鼻梁很高，而且位於雙目之間的山根處，微微有一個拱，這使他們的鼻子很威嚴地矗立在臉上，整個臉起伏有致，一下子生動起來；她的嘴唇也是任家的嘴唇，線條極其柔和，上唇線是兩條毫無棱角的弧線，連兩個嘴角都是兩個小彎，兩片嘴唇非常飽滿，甚至有點嘟起來，下頰尖尖的。

她腦後豐厚的頭髮縮了個沈甸甸的髻，身上大紅繡花綢喜服，是漢人傳統的交領右衽、上衣下裳，上衣外紅色軟緞繡五彩鳳鳥的霞帔圍繞她單薄的肩背，交於胸前，垂著鸞鳳穿花紋金帔墜，霞帔下緣綴著一圈金色絲線的流蘇；下裳裙幅寬大，長垂曳地，腰間繫著紅色錦緞彩繡腰帶，顯出她纖細的腰身，腰帶上垂下一條長長的紅色錦緞彩繡蔽膝，壓著身前的裙幅。這一身都是鄭家送來的接親喜服，只是她把原本那金鑲玉帔墜，換成了自己的鸞鳳穿花紋金帔墜，這是她父親娶她母親時，專為她母親打製的，據說是從宋代傳下來的款式。這個橢圓形水滴狀帔墜，由兩塊金片鏤空雕刻拼合而成，中空，上端可以開合，有穿孔繫霞帔，邊緣薄而中心微鼓，周邊飾草葉紋，中心主題是錯落有致的菊花、山茶、牡丹花叢中，一對鸞鳳展翅飛舞。



站起身來，她背對鏡子，扭臉看背後的衣裙是否平整。她的個兒很高，有五尺六寸（一米六八），所以養成一副居高臨下看人的神氣，今年她剛滿十八歲，正是女子該出嫁的好年齡，而且已經初級中學畢業，對於一個女子來說，她的教育已經足夠，全縣城初級中學畢業的女子沒有多少，合江沒有女子高級中學，要上高中得離家出外，因此

極少有讀高中的，讀上大學的更是鳳毛麟角，所以她的婚事使她父親頗費一番周章。父親不捨得她嫁去外縣，儘量在本縣擇配，合江全縣近四十萬人，其中男子二十二萬，刨去老的小的，家世、人品、年齡、學業、相貌、個頭、性情……樣樣都要相稱，實在難為。挑挑揀揀，權衡比較，直挑到她快滿十八歲，不能再拖，纔最後選定。總算皇天不負苦心人，父親為她挑到了鄭家。

蓮碧的父親是家中長子，他家在川南黔北一帶幾個縣中，經營著不少的田產、商舖，從清代就一直是向朝廷納糧的大戶，是當地小有名望的紳糧【擁有田地向朝廷納糧的人家叫做糧戶，擁有三十畝以上田地叫大糧戶，在鄉間閭里品行端正，行善積德、主持公道，因而受人尊敬的大糧戶，被尊稱為「紳糧」。——作者註】。中國人有產有業就要讀書進仕途，或者分流子弟經商，因而家族中一直有進仕做官的，也有經商的，與留守田地祖產的一起，構成全家族進可攻、退可守的犄角之勢。她父親主要在合江縣赤水河和長江沿岸市鎮經營商業，她的二叔在赤水南邊的老宅石花園留守田產，三叔早夭，但任家的孩子即便夭亡，也是算排行的，所以最小的叔叔他們還是叫四叔，四叔走的洋務，去日本學習牙醫回來，在赤水縣城開牙醫診所，專門鑲牙補牙治牙病。

她的母親是外祖父的獨生女兒，外祖父是個著名的醫生，家裏經營川南黔北一帶連鎖的藥舖。父親自幼跟隨外祖父學習醫理，二十歲娶了師父的女兒，接手岳家的藥舖生意，三十歲上就已經獨立坐堂診病

了。父親行醫和經營藥舖很成功，還擴展了茶樓、布莊和鹽業，雖然民國後川黔一帶匪盜橫行，川滇黔三省各路軍閥武裝你來我往，勒索捐輸，但他們老宅的田產加上布莊、茶樓、藥舖、鹽舖，家裏還是保持了興旺，父親正當壯年，就在合江縣城被公推作縣商會會長。蓮碧的母親生了四個孩子，活下來三個，蓮碧是長女。蓮碧是她的閨名，大名叫修賢，她下面本有三個弟弟，大弟弟、也是她父母的長子修德三歲夭亡，只留下二弟修文，幼弟修武，她是父親唯一的女兒。母親生修武時去世，雖然父親後來又續絃，但再無所出，現在唯一的女兒出嫁，當然十分隆重。

姻親是父親的詩友，是附近幾個縣都出名的大紳糧，先輩也曾進仕做官，但是如今人丁不旺，三個兒子只剩下一個，所以鄭思翰現在算是獨子。鄭家主要的家業就是田產，綿延長江以南的合江、瀘縣、納溪大片低丘平壩，鄭家老太爺一個人無力他顧，只能守著他的田地和莊園。

鄭思翰的祖上，在合江縣西南地區大婁山餘脈的低山地帶，建造了一座帶碉樓的莊園，名叫半山堂。莊園矗立在一座山的半山頭上，周圍低山丘陵相間的肥沃壩子，都是鄭家的產業。鄭家不惜工本，造起這易守難攻的莊園，養著一批莊丁護莊，莊丁都荷槍實彈，日夜巡視在莊牆和碉樓上，在這連年匪患之中守住了祖產。莊園與合江縣城只通旱路，交通費時費力，運輸全靠人挑肩扛。

鄭思翰本人雖說沒有像縣城裏幾戶大家子弟那樣留學東洋，但也去唸了上海的大學，學的法律，算是頗有出息，今年二十二歲，比蓮碧年長四歲，聽說模樣也清秀，據鄭家常用的老裁縫講，個子也不矮，快有五尺九寸。兩家門當戶對，兩人年貌相當，豈不是天作之合？父親很滿意這門親事，也跟蓮碧講明白了。



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©2022 鸞鳳 Phoenix @ [鳳巢](#)
[Amazon](#)、[AppleBooks](#)、[GooglePlay](#)、[Kobo](#)、[Readmoo](#)、[Pubu](#)